



菊与刀

在这里，
读懂日本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宋俐娟◎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菊与刀

在这里，
读懂日本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宋俐娟◎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 /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宋俐娟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020-6173-9

I. ①菊… II. ①鲁… ②宋… III. ①民族文化—
研究—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4201 号

菊与刀

著 者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译 者 宋俐娟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朝圣设计·阿正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84657898 (总编室)

010-64018321 (发行部) 010-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¹/₃₂ 印张 9 字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9053 定价 38.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84657880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对日本的研究任务 // 00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 019

第三章 各得其所 // 039

第四章 明治维新 // 067

第五章 世界和历史的负恩者 // 087

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回报 // 103

第七章 情义世界 // 121

第八章 雪除污名 // 133

第九章 人情世界 // 157

第十章 道德困境 // 171

第十一章 自我修行 // 201

第十二章 儿童教育 // 223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 263

第一章 对日本的研究任务

在能使美国全力以赴去对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让我们感到难以琢磨的。这个强大对手的行为和思维习惯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在其他战争中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就像对待 1905 年的沙俄一样。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一个经过训练并武装充分的民族，而且未曾受到过西方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显然，在日本并不存在那些西方国家所认为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于是导致了在太平洋战争中，遇到一系列登岛作战和后勤工作等问题与困难，因此，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了解“敌性”。为了对抗敌人，他们的行动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然而，这非常困难。从打开日本锁国之门七十五年以来，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我们总是使用“但是，又……”之类的，令我们极其困惑的词句来描述日本人。一个严肃的观察家是这样描述日本民族的：“他们彬彬有礼，又蛮横高傲；他们顽固不化，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他们性格温顺，又不轻易

服从上级的命令；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满腔怨恨；他们勇敢成性，又无法完全摆脱怯懦；他们的行动完全会顾虑自己的颜面，既真诚地倾慕西方文化，又不舍弃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们普遍爱美，并醉心于菊花的栽培，在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们崇高敬意的同时，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至高荣誉。”

所有上述这些矛盾都是千真万确的，在有关日本的论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菊与刀，都是他们绘画作品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日本人生性好斗又温和；尚武又爱美；傲慢又有礼；顽固又善变；驯服又不愿任人摆布；忠贞又易于叛变；勇敢又怯懦；保守又极易接受新事物。他们看重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但又在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内存罪恶感。他们的军队在受到彻底的教化后，依然具有反抗性。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矛盾以及其他令我们心烦气躁之处，因为了解日本，显然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能不能不进攻日本就让其投降？我们是否应该采取直接轰炸皇宫的方式？我们可以从日本战俘身上得到些什么？我们要对日本军队以及其本土民众宣传些什么，才能削弱日本人顽抗到底的意志，并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日本人对这些问题也有相当大的争论。当和平降临，对日本人需要为维持秩序而一直实行军事管制吗？我军是不是要同那些顽抗到底的分子，在日本的深山密林中进行战斗？日本会不会在世界和平到来之前，发生一次像法国或俄国一样的革命呢？这次革命的领导者

会是谁呢？又或是，日本民族只能走向灭亡之路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

1944年6月，我接受了研究日本的工作任务。为了弄明白日本民族到底是怎样的民族，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用尽了一切研究方法。那年刚入夏，我国对日本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许多美国人认为，对日战争也许还要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有的日本人则认为，这次战争可能是一场百年之战。虽然美军看上去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距离日本本土几千英里的地方，还有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由于日本的公报并没有承认本国海军的失败，以至于日本国民们都以为自己国家胜利了。

进入六月以后，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失去了意义，对德战争的胜利之歌已经奏响，我军已经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登陆，这场战役预示着日军终将彻底失败。从这以后，我们的士兵与日本士兵常常短兵相接。而且，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以及比亚克等战役中，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何等可怕。

因此，到了1944年6月，我们急需对许多有关日本的疑问做出解答，并提出真知灼见，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也不管是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在日军前线发布宣传册的需求。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挖掘出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



和目的，搜集分析日本的漫长历史以及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弄清楚日本政府能够从他们的人民那里获得怎样的期待。我们想知道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想了解制约他们行动和意志的根源。美国人将要采取哪些行动我们先不管，而且尽可能不轻率地得出结论，说什么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日本人会怎么做。

美国与日本目前的交战状态，决定了我所接受的任务的难度。我们最容易在战争中把一切责任都抛给敌国，而要想了解敌人心中对人生的看法极其困难，但我不得不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想要剖析出，日本人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不是当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我们要采取何种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看作是“正值”即有用的资料，而不是“负值”即不利的条件。我必须从文化方面去洞察他们的作战方式，而不是从军事角度去研究。即使在战斗时期，日本人的行为也有自己的特点。在面对战争时，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出了哪些特征呢？他们认为可利用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其领导人如何鼓舞士气、如何消除国民惶恐以及如何在战场上调兵遣将几方面。想要看清日本人如何一步步暴露真实面貌，就必须认真地研究他们在战争中的各个细节。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处于交战状态，这对我研究日本很是不利，我不得不放弃实地考察这种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到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家庭中去亲眼观察他们日常



生活的各种行为，并把关键性的和非关键性的信息区分出来。我也无法观察他们做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更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传宗接代的。虽然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在进行实地考察后写出的，唯一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著作——《须惠村》很值得我们研究，但那本书里没有提到我们在 1944 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诸多问题。

虽然对日本的研究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可以利用其他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去完成我的工作。至少我还可以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这是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我们国家也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从他们亲身经历的许多具体事件中去分析他们进行判断的方式，从而弥补我们对关于日本知识的研究空白。在我看来，一个人类学家要完全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当时，一些社会学家在研究日本时，除了利用图书文献来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外，还从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去分析理解，以求发展。我确信他们想要的答案，大多都隐藏在相关日本文化的规则及价值之中，因此，要想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必须研究生活在这种文化里的人。

我会从书中寻找答案，并请教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我也可以利用大量论述日本的文献，并请教一些在日本居住过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去了解日本。那些研究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是无法享受到

我这种待遇的。由于那些部落民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无法用笔来表现自己。西方人对这些民族的论述凤毛麟角，浮光掠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过去。实地考察的观察家们在探索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阶层和宗教生活等方面时，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而我研究日本时却可以享用许多先驱学者留下的财富，这些财富对日本人的生活细节有详细的描述。除了西方观察家对他们的生活经历有详细的记载外，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著作。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非常坦率，他们有描写自我的强烈冲动，既写生活中的琐事，也写对全球的扩张计划。当然，他们并不会和盘托出，因为没有哪个民族会这样做。同美国人描述美国一样，日本人描述日本时，也会略去许多他们太过熟悉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习以为常了。即便是这样，日本人也还是属于喜欢把自己暴露出来的群体。

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会特别留意那些很难理解的事情，就像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一样。我必须了解议会演说中提到的那一大堆观念。他们大肆攻击一些无关痛痒的行为，却毫不在意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他们持有这种态度的原因是什么？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这些都是我必须知道的。我在阅读的同时还会不断提问：“这幅绘画到底有什么毛病？”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的，描写日本城市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宣传片和历史片，并和一些曾在日本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



人一起讨论。他们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观点是与我不一样的。他们并不会像我一样，因为一些情节而迷惑不解，而且，他们是从整体结构上来理解分析这些电影的，而不是像我一样去剖析剧情和动机。我在阅读小说时，对小说的理解也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有天壤之别。在这些日本人中，有的人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而有的人则痛恨着日本的一切。虽然他们的行为天差地远，但不管是欣然接受，还是以痛斥，他们对日本生活的规范性，描绘得是一致的。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直接从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对象——人——去搜集资料并寻求答案，那么这同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又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只能做到这种地步，那么就不要再期望自己能对先驱学者们留下的，有关日本的优秀著作有什么新的贡献。但是，由于人类学家受到的训练让他具有某些特殊能力，所以只要稍稍花费一些精力，便可以在这个存在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中，增添他的贡献，这显然是非常值得的。

日本的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都极为相似，而我从所知的亚洲和大洋洲的多种文化中，找到了这些拥有相似文化的地区，比如马来诸岛和新几内亚，还有波利尼西亚。非常有趣的是，我可以根据这些相似之处来推测，这些地方在古代也许有过移民，或他们的古人曾相互接触过。但这种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并非我了解文化相似性的



价值所在，这些风俗习惯如何在简单的文化中起作用，我是知道的，我所要的价值，是能够从这些相似性或差异性中，得到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我会把日本与亚洲的其他民族进行比较，因为我对亚洲大陆的泰国、缅甸和中国也多少有些了解，而这些民族的文化都是亚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已反复地从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文化比较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式。一个部落与邻近部落的习俗相似度有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但为了能建立起与周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会对一些习俗做些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摒弃某些基本习俗，不管这些习俗占比多少，该民族未来的发展都有可能具有独特性。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是极具价值的。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人类学家必须对研究技术加以磨炼和提升。从以往的经验中不难看出，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遇到某些情况时，做出的判断不尽相同，从而不同的部落和民族，所运用的处理方式也是有巨大差异的。在一些北极乡村和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遇到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习俗基础的部落，这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人类学家在对这些部落进行考察时，不仅要考察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弄清在部落行为中，这种习俗是如何让每一代人像他们的先祖那样，从小就受其制约、身体力行，并世



代相传的。

人类学家在研究日本时，也需要关注和利用这种差异、制约及其产生的后果。现在，所有人都感到美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关于日本，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凡是我们做的，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研究者相信这种说法，或单纯地认为这种差异太离奇，那么他是根本不可能了解那个民族的。即使是最离奇的差异，也并不会妨碍研究者对它的理解，这是人类学家利用自身经验充分证明过的。相比其他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更容易把差异看作一种“正值”，而不是看作“负值”。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是离奇，他就越感兴趣。他不会只注意选出的少数事例，而会面向每件事物，因为他在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时，不会视任何东西为理所当然。有关西方各民族的研究表明，忽视许多行为领域的研究者，往往缺乏比较文化学的训练。他们从不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和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因为他们总是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影响该民族未来的，正是这类习惯和公认的说法，其影响力是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远不能及的。

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部落的日常琐事，与其本国相应的事物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必须进一步发展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当他想要理解在这个部落中某种被视为最恶毒的，但在另一个部落中却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想要了解他们在特定情

况下的行动和感受时，他就必须仔细观察并注意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常常是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人类学家充分相信这些细节才是最关键的东西，并且也知道挖掘它们的方法。

我会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对日本的研究工作中，因为不管是原始部落还是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而出的，只有高度关注一个民族在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提出的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与他的经验密不可分，不管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的奇怪。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越是迷惑不解，就越证明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造成他们这种特殊行为。人总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前行，因此，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就越有用。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确信这样一个前提——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非常想要了解，一个总体模式是如何由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所构成的。一个社会的生活是必须要进行某种设计的，如果它赞同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那这个社会的人就会把这些视为全社会的基本结论。他们不惧困难，把这些结论融为一体。如果人们接受了某种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但同时又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中，以相悖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就必然会陷入混乱和不便。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动机，因为要力求更加和谐统一。如果缺少了一定程度的和谐统一，那么整



个体系就将崩溃瓦解。

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就像齿轮一样相互啮合在一起。当一个部门发生比其他部门更剧烈的变化时，其他部门会受到这个部门的影响而承受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实现和谐统一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追逐权力统治的无文字部落社会，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不仅表现在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以及经济交往上，也同样表现在宗教活动之中。与无文字的部落不同，在有文字的文明民族中，教会记载保留了他们过去的生活。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认可经济和政治权力，教会渐渐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记录的形式虽然还保留着，但内容已经改变了。宗教、经济和政治，并没有分隔开来，它们相互交融，以至后来混杂在一起，密不可分。于是，人类学家能够探究出越来越多的，在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并把范围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儿童教育等领域。然后，他就能搜集资料去验证在生活中设立的假说，并学会用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的术语，来表达各个民族的要求，最终，他就能理解这些民族从其社会经验中习得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我写这本书并非为了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而是要对有关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进行研究。我只是描述了这些观点如何被表露而出，而非论述当时的活动。换句话说，这本书探讨的是，日本如何成为了日本民族。

在 20 世纪，我们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不仅

对“日本如何成为日本民族”认识不清，以至观念偏颇，而且对“美国如何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如何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如何成为俄罗斯民族”也是同样认知模糊。正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各个国家之间彼此误解。有时，我们担心的仅仅是由细微的纠纷演变成的无法调解的分歧。一个民族在基于自身经验和价值体系时，其思想已经形成了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我们却企图与之谈论共同目标。如果我们了解了他们的习惯和价值体系，也许会发现，这个行动方针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不好。

每个民族的作家描述自己民族时都非常不容易，但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对自己民族的思想与行动的说法。人们都是透过镜片来观察事物的，但这一点很难有人意识到。而每个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也与其他民族不同。每个民族的焦距和视点，对他们来说都是上帝安排的，他们把这些当成是自然而然的。既然从不指望近视的人会清楚他们眼镜镜片的度数，那么也不要指望各个民族会对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镜镜片的度数时，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会镜片进行分析，然后告诉我们结果。毋庸置疑，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当代世界各个民族而言，就像眼科大夫一样，终有一日他们的工作会得到认同。

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同时具备强硬的内心和宽容的态度。有时候这些强硬会被一些善意人士指责。东方和西方，黑人和